

## 懷念呂老師

張建偉\*

很難過呂士朋老師在今年 2023 年 2 月 23 日過世了，謝謝張哲郎老師讓我有機會寫一篇懷念呂老師的文章。

第一次見到呂老師，是我在轉學東海歷史系的時候，第一次去系辦辦手續，中間有一位個子不高，穿著襯衫跟西裝背心的中年人推門進來，跟助教交談幾句，當時不清楚他是教授還是行政人員，直到入學後才知道他原來是東海歷史系的系主任。

呂老師是我就讀東海大學歷史系時的系主任，我修過他的「中國近代史」還有「中國史綜合討論一」，旁聽過「明史」，必須說呂老師的講課是很精彩的，甚至是我大學時期講課最生動活潑又有深度的老師，後來想起來，他竟是我中國近代史的啟蒙老師，從他那裡，我算是首次接觸「南港學派」近代中國史的學術脈絡，只是當時並不清楚。

呂老師是我見過行政能力最強的系主任，之前還跟同學們曾聊到，在我就讀大學期間，東海歷史系的師資是我見過最強大的時期，中國史、西洋史的課全部都可以開出來，國別史開的特別多，全部都有老師可以教，甚至中興大學歷史系要請我們系好幾位老師過去兼課，比如呂士朋、胡昌智、陳錦忠、周仁華，換作今天很難想像國立大學歷史系居然要向私立大學歷史系借調老師過去兼課，可知當時東海歷史系的盛況，我們學生當時很自豪，認為我們系是中部甚至臺北以外最好的歷史系。呂老師花費很多心思在聘請師資上，當時本系老師有留德、法、英、美、日，因此我們雖在當時偏僻的大度山上，卻可以從很多老師的課堂跟課後的聊天，體會國外留學生活的點滴，讓很多同學對於留學都產生憧憬，也包括我。

在東海歷史系就讀期間，我們同學們不論學習、生活，情緒都很高昂，

---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在呂老師的帶領下，我們可以無憂無慮的學習知識、和老師同學們互動，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可以說呂老師為我們創造了一個舒適的空間跟特別的時間。

呂老師的口才跟社交能力很強，我在政大讀博班時，有一次跟隨明代研究會去安徽鳳陽開明史研討會，在大陸親眼見到呂老師跟大陸同行們的互動，談笑自如且進退有節，尤其有一次開會時，呂老師看似在打瞌睡，結果輪到他發言時居然可以綜合前面的內容，最後還提出自己的結論，反應的靈敏讓我歎為觀止。

呂老師一直不斷提攜很多同學們，不只是在學期間，他當時在中部地區知名度很高，活躍在很多領域，只要有同學請他寫推薦函求職，他都盡力幫忙，有數不清的歷屆校友們，都是經由他的幫忙才找到工作，從此安身立命。據他自己告訴我，我的升等他也是外審委員之一，可以說托他還有其他委員的美言，我才能在來中正四年後升上副教授。

記得有一次我在一個國際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呂老師在討論時發言，開頭就特別指著我說：「這個學生跟我有特別的淵源……。」當時在台上我百感交集，一方面感動老師特別提出我們的師生關係，另一方面也很高興自己沒有讓老師沒有面子，畢竟我在大學時期真的是很混成績很差的學生。

很晚才聽說呂老師在白色恐怖時被朋友出賣坐過牢，也是白色恐怖受害者，但在大學期間他絕口不提這件往事，我們記憶中的呂老師，一直都是風趣幽默健談的長者，他從未展現任何悲情給我們看。直到那次在鳳陽開會，某晚眾人飲酒聚會，有別的長輩提起，我才第一次聽他親口談論以前冤枉坐牢，以及因此不得不離開臺北，遠離核心學術圈子，去臺中東海歷史系開創他教學研究新天地的經過，在言談間，呂老師如同上課講故事般生動的敘述那段經過，就好像是別人的故事一樣，偶爾苦笑一下，但更多的時候讓我感覺竟像黑色喜劇般，荒謬甚至好笑，一點也不悲情，而且呂老師始終不曾透露是那個同學或朋友出賣他，當時我聽完以後，覺得呂老師氣度跟情商真是無比的強大，面對過去的苦難與挫折，竟可以這麼輕鬆的面對。

在得知呂老師過世後，聽說家屬只辦家奠不辦公祭，本來以為不能參加，後來聽說呂老師生前說過我們學生們都是他的家人，所以可以去，於是我就

坐高鐵去臺中參加。

當時在進去臺中殯儀館以後，路過停柩的房間，或許是緣分，剛好路過那個房間有人在裡面收拾，我在門口探問這是不是呂士朋先生？結果意外發現呂老師的大體正在讓葬儀社的人整理服裝，於是我便進去請葬儀社的人讓我給呂老師磕頭，這樣我總算見了呂老師最後一面，記得他的表情很安詳。後面我也參加了家奠，呂老師的兒子簡單的說了幾句話，大家輪流給呂老師的遺像鞠躬行禮，到我的時候我給呂老師磕頭，呂公子也跪下回禮，在回程的高鐵上我淚留不止。

很遺憾在他生前沒能多去見他，現在後悔莫及，也只能這樣跟他告別了。

呂老師，謝謝你，過去對我的關照跟教導，在我心裡你永遠是東海歷史系的大家長，代表了那個系跟我們的黃金時代，我會永遠想念你，老師再見。

本文於 2024 年 03 月 7 日收稿

責任校對：莊祐維